

DOI:10.16515/j.cnki.32-1745/c.2017.04.014

李鸿章的“格局”与“排满”

李万堡,戴国芳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广东 汕尾 516600)

摘要:李鸿章“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虽有梁任公为其立传翻案,终未改“国贼”骂名,而身后六十年,“遗诗”横空出世,誉谤稍有改观。李氏于晚清排满驱虏声浪之中执国柄、占枢机,堪称“孤忠”,又在时人多方鼓动之际,终不为贰臣,应是基于两千年儒家教化之根底。然李氏心底果无一丝民族愤懑,殊不可解,若其“遗诗”不伪,可谓补全李鸿章之面目。

关键词:李鸿章;临终遗诗;儒臣格局;东南互保;排满情绪

中图分类号:I2;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1X(2017)04-0061-06

Li Hongzhang's "Pattern" and "Anti-Manchu"

LI Wan-bao, DAI Guo-fang

(Shanwei Polytechnic, Shanwei 516600, China)

Abstract: Li Hongzhang earned a nationwide reputation, meanwhile he was slandered. Even his biography written by Liang Qichao with the purpose to rehabilitate him still failed to remove his bad name as a traitor of the nation. Sixty years later since Li died, some of his poems written in his late years were rediscovered. They changed people's views towards this famous official. In the tempestuous late Qing Dynasty, Li took up his responsibility to govern the country and stuck to his duties. And in spite of others' instigations, he still did not choose to betray to be a traitor of Qing Dynasty. All his choices and behaviors might have been based on his loyalty to the two-thousand-year-old Confucian culture. Therefore, in the bottom of his heart, there must be at least a little patriotic resentment at the invasion of the imperial powers. If these poems are truly written by him, then they will help to provide information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a real Li Hongzhang.

Key words: Li Hongzhang; poems written in Li's late years; the Pattern of Confucian officials; the Southeast Joint Protection; thoughts of Anti-Manchu

李鸿章对世界之大势,囿于中体西用,于国之政体认知度偏狭,只见船坚炮利,不见帝制陈腐。虽知治国必先变法度,但只须变官制而不欲变政体,于是鼎力办洋务,倾心忠君主,一生甘为“裱糊”,此谓“格局”偏狭。鸿章以盖世功勋,不世奇

才,本有机缘乘势而起,然令名不彰。李氏家书及友牒往来,均难寻其一丝非分之念,或曰“排满”情绪,其一生如此谨言慎行,而果无“大志”(异志)乎?其临终遗诗或初露端绪。

收稿日期:2017-09-02

作者简介:李万堡(1959-),男,黑龙江方正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及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

一、儒臣底色，“格局”偏狭

昔曾文正公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适此论者，非其门生合肥李氏莫属。梁启超《李鸿章传·绪论》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1]梁论力透纸背，无咎无誉之庸人自不足论，毁誉之事，果能任天下众口乎？一者，天下人有善有恶，有浑有噩，更多随声附和之辈；二者，众人论事，非里巷稗官之言，即庙堂蓄意之论。鸿章生前既已“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身后清廷旋灭，国人痛定思痛，发现一切丧权辱国之事皆关李氏，似乎第一国贼李氏或当仁不让也。而与乃师曾公相较，判然一圣一贼。然梁任公翻案之论，可谓近世读懂李中堂第一人。

(一)儒臣：“愿为小相”

儒者，相也。《论语·先进》：“(公西华)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朱熹注：“相，赞君之礼者。言小，亦谦辞。”穿礼服，戴礼帽，做小司仪，固为谦辞，然“大相”面目何如？虽官极一品亦仅辅佐之人，虽居宰辅而尤须仰人鼻息，差强准“二号”人物。《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古同儒。”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即如荀子之“大儒”，亦无非忠君耳。《汉书·艺文志》言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其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儒家“诗教”主“温柔敦厚”之美刺，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所谓“儒”者，无非尊尊亲亲，颂扬美刺，穷经治国皆以君王为神明，以附庸为旨归。

梁任公以诸葛亮比于李氏，曰“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窃以为“儒臣”可该一切名头，堪为底色，“儒臣”即“忠臣”。梁氏敬鸿章之才，惜鸿章之识，悲鸿章之遇。然世人常以“主和”诟病之，实不知李氏用心良苦。中法战前，1883年(光绪九年)11月28日，李鸿章在《妥筹

边计折》中曾指出：“臣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划之始，断不可轻易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此论深得战和与外交玄机，何遽言李氏“主和”“畏战”“卖国”？殊不知李氏虽竭尽“裱糊”，而屡遭掣肘。至于“平发平捻”之功，当世誉之，后世罪之。梁任公曰：“若夫吾人积愤痛恨于议和者，而以怨毒集李于一身。又北洋水师之覆，买办洋务之挫，李氏似千古罪人第一。”梁论不诬也，甲午之败，掣肘者半，自取者半。用人失察、见识不明皆其自取。翁同龢身为两代(同治、光绪)帝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甲午战前，貌似高调主战，实则为博个人虚名，因私废公。李鸿章力倡和谈，以为国情军力皆不可轻言战事。翁氏阳奉阴违，主战而又掣肘。李氏申请军费，翁氏拖延不批。而当水师败绩遭李鸿章怒责时，翁竟以“北洋军费如果紧急重要，鸿章何以不再三申请”为由，指责其错在李。就连翁的门生王伯恭也坦言，翁曾亲口说“中日之战无论胜败，都有把柄好整治李某人了”。恭亲王奕訢临终告诫光绪皇帝，翁同龢主战而不备战，既失外交良机，又陷本已落后的海陆两军于险境。“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故翁氏被逐原籍，及歿，皇上尤历数其误国之最^[2]²⁰。即使是敌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亦为李氏辩说：李早有增兵朝鲜计划，却被翁否决，若及早增兵，则胜负难料。早在甲午战前三十余年，即《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之际(1871年)，李氏已屡诫朝廷：倭人国强居近，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咫尺之祸，应未雨绸缪，然“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又《马关条约》签约一事，明知骂名千载，经屡奏太后讨得底线而往矣。李遇刺之际唯思谈判刻不容缓，毅然拒绝手术，复与伊藤博文谈判数轮，终以低于太后底价而签约，其结果因割地赔款，举国哗然，议和签约之行，当世罪之，万世咒之。弱国无外交，李氏于《马关》《辛丑》二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即令换做他人，亦别无选择”，之于朝廷可谓断臂求生，之于自己可谓“为君父分谤”。

尽管李鸿章因体制旧、国运衰而哀叹，但从未流露对君主(皇帝和太后)的怨忿，更未见贰臣之心。甲午战败后他自嘲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

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明知自己一生所竭力为之者,尽是制作“纸老虎”,搭建“纸牌屋”,而仍竭力为之,实无奈之举也。李氏以为,吾国吾民最缺者,乃是踏踏实实把现居之屋裱糊起来,不可动辄拆迁。中国之所缺,正在于以实心“做事”者少;中国之所滥,正在于以虚言“做人”者多。故其办洋务,兴实业,练新军,建水师,一路筚路蓝缕,而对所谓一言以兴邦的“主义”“学说”则不屑一顾。李鸿章窥知科举弊端,1864年,他致书恭亲王:“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礼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于是派幼童赴美留学,虽因种种事端竟致废弛,但容闳、詹天佑、唐绍仪、段祺瑞、蔡绍基、梁敦彦等才俊依然脱颖而出,此举前可回“李约瑟难题”,后可答“钱学森之问”。

清廷近三百年从未放心汉人,至清末,因八旗日朽而被迫仰仗汉人,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胡林翼等横空出世。儒臣本忠义,曾公为全身而退,常怀渊冰之恐,故平发之后即裁湘军。李鸿章虽貌似权倾朝野,实则满清贵族以及军机处及汉人翁氏同龢,皆难逾越。雪珥说:“我本人坚定地相信,曾、李等人绝非出于对政权的忠诚,毕竟作为传统道德观念根基的,依然是‘天下为公’,唯有德者居之,这远远超越对一家一姓的忠诚,曾、李不为,有更多原因和困惑,但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不忍取之’。”^{[2]103}“传统道德根基”即做忠臣,以道德论而非血统论。雪珥说的“更多原因和困惑”,或曰李氏自认难堪大任,与其铤而走险尚不如安步当车,于身、于家、于史皆有所交代,所以甘为“裱糊”。清廷内外交困,局面失控,自愈无能,加之后党主政,故鸿章所能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途,此谓“裱糊”。

(二)胆识:“格局偏狭”

李鸿章对洋人最推尊者为戈登和格兰德。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

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戈登单刀直入,李氏瞠目结舌,无声胜有声。

甲午之际,美国惧中国为日本独吞或为英俄瓜分,美国毕德格、威尔逊等曾密定拥戴李氏登高啸聚,独承大统(时李氏不知)。此时海外康、梁等保皇党也修书力劝李氏领袖群雄,平定海内,以救圣主。然保皇党非教李氏自立,而是君主立宪,仅由李氏理政而已。章太炎曾于戊戌年间修书力劝“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后又敦促鸿章两广独立,说“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李氏友人广东赌王刘问刍与孙文有旧,时居李氏幕府,也欲安排孙文海归与鸿章密议。期间,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也尽力撮合李、孙之约,增大英国势力。终因孙文多疑而滞留香港,仅遣其日本友人来穗,致不了了之。

李鸿章晚督两广,有计之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1]103}。李思时机不对(此际不宜拆迁,当修葺),在梁曰胆识不够,而此又源自“不学无术”。梁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此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1]122}尽管梁氏为鸿章树碑立传,誉美之词、理解之情溢于言表,而犹能公私分明,力秉史家之笔。梁任公说李氏与霍光似同流,皆“不学无术”者,然李氏一无霍光之权位,二无霍光之魄力,乃谨守范围之人,生不能行其大志者,逊于霍光,只是普通学问稍过之。所谓“不学无术”乃云其不识世界历史之大趋势,并非鸿章本不学之辈。科举致仕者,岂能无学?况李鸿章做事“案无留牍,门无留宾”,饮食起居一如曾师,养心自律,国人罕有能及者。又不论冬夏,五点即起,每日临摹兰亭百字示人^{[1]120}。赵宋之后官场多赖科场,官场中大学者、大作家屡见不鲜,而单看李氏弱冠之诗足见其文采斐然。

梁任公又以伊藤博文相较,曰李氏与伊藤为中日战役之两雄,然伊藤非李氏之匹,只是伊藤遭际最好。“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

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我谓梁论一得一失:其得者,二人见识不同,李氏对政体认识不足;其失者,所处国情不同。简言之:日本有尊王攘夷之军,而中国无,此其一;中国有老佛爷贪恋权利,声色犬马,而日本无,此其二。鸿章心向变法,窃以变法亦“裱糊”也。康有为逃亡在港,李鸿章“遣人慰行”,慈禧电令李鸿章缉拿,而他却仅给中国驻英公使罗丰禄通电说要他设法办理,并指示罗丰禄与英国交涉,“不得容留康逆在境为要”,授意赶走了事。启超流亡日本,李鸿章捎话嘱托其莫灰心,只需研西学,历才干,待时机。鸿章“心向”而未敢践行,或正因见识不够、魄力不足。此“格局”偏狭表征一。

李氏一生办洋务,初见生机,终无可睹,无他,官督商办累之而已。每举一务,辄为奏请,朝廷为之派员督办。“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藪;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故梁任公断言,“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铁路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事毕矣……是所谓无颜效西子之颦,邯郸学寿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1]47-48}。此“格局”偏狭之表征二。

不懂政府权限,不懂市场规律,不懂国民权限,即官有权而民(商)无权,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贪官从中渔利,庸官坐失商机,此乃彼时“中国特色”之资本主义,或曰“官督商办”即“官僚资本主义”之弊。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已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改,而已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梁氏此论至当,图强之本,在于政体(内治),而今天之一切洋务皆舍本逐末。此“格局”偏狭表征三。

忠臣者,忠君专一,否则贰臣,李氏鞠躬尽瘁,犬马恋主之诚,与诸葛仿佛。李氏所恋之主,革命

党曰非我族类。当初“剃发令”何其残忍,又值辛亥鼎革之际,汉人之幡视“金钱鼠尾”为命。至于李鸿章之议和签约,于今亦实难辨其“卖国”耶,“爱国”耶,而平发平捻,时人必赞之忠君拥满,终谥“文忠”,不枉也。家国天下似二而一,实一而二,家国乃一家一姓之国,因此一姓失德,天不佑之。中华自姬周已还,力主“以德配天”,天子失德,天命轮转,故李氏则不失为愚,虽然忠君乃臣之本分,依大义论,昏君当忠乎?以狭隘论,异族当忠乎?梁氏谓为“儒臣”,较当;若谓曾公则至当,李氏之“痞气”稍出儒格。儒者重相道、臣道,讲“致君尧舜”,“犯上”即“作乱”,由是可知李氏晚年于两广力抵众人“自立”之一因。其自言“裱糊”二字实乃一生写照,只是后人惯于拆迁,以为推倒重建乃中国正道,所以便误其意,以为愤懑于“裱糊”,心中实盼大破大立,误读至深,鸿章此辩驳攸同越抹越黑。

二、曲终奏雅,排满端绪

李文忠公果真孤忠而毫无贰臣情绪?谨言慎行,官场自古而然,故李氏公文私牍飞鸿踏雪,直至近年之《李鸿章临终遗诗》盛传,似令人眼前一亮: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自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首联即已牢笼一生之艰辛,致死未遑离鞍,呕心沥血,犹言“裱糊”之艰,然而国事危难未因其一生操劳而稍歇,终至生死两难。颌联最得风人之致,堪称诗眼。李氏一生守口如瓶,终于最后一刻,冲口而出,“民族情绪”昭然。虽诗无达诂,“三百年来”可笼而统之曰晚明以来之世界大势,然宁非满清入关二百五十年史?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破而后立,“国步”何其伤之至深。“伤国步”不是国家步履自然放缓,而是文化摧残甚于元蒙。李鸿章尽管自己心急如焚,尽管“八千里外”依然“吊民”“裱糊”,尤能挽狂澜于既倒乎?虽竭尽一己之孤忠,终究只能面对着萧瑟瑟秋风、飘摇摇旌旗、空荡荡将坛而拥响铮铮宝剑,老泪纵横而已。千言万语,只能尽最后一气而“裱糊”之:“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四塞战云,虎狼环伺,诸君切莫等闲视之!李文忠公把生前二百五十年做个总结,曰“我生无奈”;托身后世以俟来者,曰“民族危亡”。

(一)孤证遗诗

时人王奎对此诗提出“辨伪”,说遗诗姓李证据不足,因查考各类基本史料皆无,该诗在李鸿章去世近六十年后始见于高拜石《南湖录忆·李鸿章泪痕秋》,文中载述李鸿章“易簧前”吟有七律一首,也是当下仅见之原始依据。高拜石对其本事叙述如下:“辛丑九月,李鸿章呕血死于燕都之贤良祠,易簧前,倦念危局,老泪纵横,吟有……凄恻辛酸,无穷愤憾,而于暴俄迫签苛约,犹痛其遗患无穷也。”又叙李氏于庚子之变后奉旨入京收拾残局:“甫抵津门,与迎候之周馥等相晤,执手唏嘘,竟至号啕大哭”,及李氏之庚子前后事略,倍显李氏“以八十衰翁,忧谗畏讥……故旧地重来之日,枵触无限。其幕客茫肯堂有诗纪云:‘相公实下忧时泪,谁道而今非哭时?譬以等闲铁如意,顿教捶碎玉交枝。皇舆播荡嗟难及,敌垒纵横不敢驰。曾是卅年辛苦地,可怜臣命已如丝。’最能道出李氏当时心情”^[3]。

王奎梳理当下著述曰:“李鸿章说着,命李经方笔墨侍候,代父笔录一首七律……李鸿章逝世后,由李经方代为笔录的这首遗诗被悬于灵堂之上。人们读之,深信不疑。”^[4]1991年,学者苑书义在《李鸿章传》中慎言李氏死前或有此诗:“据说,李鸿章死前倦念危局,还老泪纵横地吟成一诗……忧思惶恐,悲凉凄怆,令人感叹!”^[5]作家王树增在《1901》中也载有“遗诗”本事,并于封面标注“王树增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但其注引出处却是苑书义著,且其王著原版则注出处为高拜石《南湖录忆》,又与苑著同源。看来不管何著,出处皆指向高拜石著。因此王奎断言:“在新证发现之前,高著是孤证,所谓李氏‘遗诗’云云,属于自说自话,孤证不立,难以采信。”证真诚为孤证,但遽言证伪,亦无它据。王奎只说各著出于高著,但未指出高著史料来源之伪,高氏伪托动因何在。

(二)以诗证诗

李氏存诗不多,然上窥李杜,下该辛陆,虽笔法老道,但似有风格单一之嫌。李鸿章十八岁中秀才至中举之间充满苦闷和惆怅,其《二十自述》,胸襟气度,其笔锋气象初露并终身一以贯之: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与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沓。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一)

每到春初酒价賒,惊心老大渐相加。三年白下增诗债,十载青毡易岁华。马齿记从今日长,龙头休向昔时夸。因循最误平生事,枉自辛勤读五车。(其二)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其三)

暮鼓晨钟入听来,思前思后自徘徊。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催。愧予两字功名易,小署头衔斐秀才。(其四)

虽自命不凡、自强不息溢于言表,而功业难成、韶华易逝又弥漫字里行间。从诗人摄取意象角度和句式选择习惯观照,其与“遗诗”一脉相承。其颌联、颈联惯用数字,如:“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沓”“三年白下增诗债,十载青毡易岁华”“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催”。再看“遗诗”:“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无论是大数据“百”“千”“万”,还是小数字“一”“三”“十”,句句事关宏旨,天地人心,千载一瞬,壮志凌云,所不同则是少年意气与晚年郁气之别。“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沓”不减李杜高处;“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亦稼轩、放翁仿佛。两年后参加乡试,李鸿章负笈起程又欣然赋诗一组,即《赴试途中有感》,聊举六首: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其一)

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此地尽能开眼界,远行不为好山川。陆机入洛才名振,苏轼来游壮志坚。多谢咿唔穷达士,残年兀坐守遗编。(其二)

回头往事竟成尘,我是东西南北身。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穷通有命无须卜,富贵何时乃济贫。角逐名场今已久,依然一幅旧儒巾。(其三)

局促真如虱处裈,思乘春浪到龙门。许多同辈矜科第,已过年华付水源。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己有殊恩。壮怀枵触闻鸡夜,记取秋风拭泪痕。(其四)

桑干河上白云横,惟冀双亲旅舍平。回首昔曾勤课读,负心今尚未成名。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直到明春花放日,人间乌鸟慰私情。(其五)

一入都门便到家,征人北上日西斜。槐厅谬赴明经选,桂苑犹虚及第花。世路恩仇收短剑,人情冷暖验笼纱。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其六)

诗中依然是豪情万丈的大数据:“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之胸襟犹恐李杜、辛陆难及;“黄河泰岱势连天,俯看中流一点烟”想落天外,似已贯通“黄河远上白云间”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之气势;“白下沉酣三度梦,青山沦落十年人”,隐约见往事如烟、仕途偃蹇之惆怅;“两字功名添热血,半生知己有殊恩”初露功名情怀和感恩清廷心迹,又似绝大多数汉人儒士之心曲。“六年宦海持清节,千里家书促远行”一实一虚,壮心不已;“一入都门便到家”,“誓不重回故里车”,都门即家门,家国天下,俨然范文正之担当。

高氏拜石善属文,工诗词,长于近代史事,谙于人物掌故,文名籍甚。有《南湖录忆》《浮沔识小》《茗边陞记》等集结。若以张其昀论,高氏似有仿作文笔,谁知诗文殊途,世间作家学者,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多为诗笔了了。一如李易安评王荆公、曾子固、苏子瞻,王渔洋视蒲松龄。纵观高氏遗墨,鲜见韵高格胜之诗。李白《菩萨蛮》和《忆秦娥》两首词,目前尚在辨伪之中,而肯定者之有力证据之一即如“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非李太白而孰能为之。此论颇得风人之致。

(三)以史证诗

昔拳匪祸起,清廷(慈禧)假借制洋,庚子五月竟授意仇洋杀教,围攻使馆,致酿巨衅,东北浩劫尤甚。而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邮政大臣盛宣怀当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行省稳定,以免列强借口入侵。张之洞鉴于时局日糜,提出:一旦北京不保(天子、太后不测),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去信孙中山谓:“傅相(李鸿章领“大学士”、“太子太傅”衔,尊为“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6]

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荣禄把希望寄予地方督抚,私告李鸿章“对北京的谕旨不必继续予以重

视”。李鸿章闻此讯,复电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李鸿章称皇帝敕令为拳民胁持的“矫诏、乱命”,予东南各省督抚以极大鼓励,东南各省纷起抵制,以为“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乱命”之政治术语乃李鸿章精心构致,他深知“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载:“有云:‘臣罪侍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张之洞)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则其时大臣私对慈禧有此称矣。”六月,南方各省为免罹兵祸,保全半壁河山,经铁路大臣盛宣怀牵线策划,由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各国驻沪领事签协议两章,宣称“无论北方情形如何,请列国勿进兵长江流域与各省内地;各国人民生命财产,凡在辖区之内者,决依条约保护”,是为“东南互保”。此际,李鸿章积极响应,虽势借端王荣禄,又言辞考究,未若刘坤一、张之洞之流口无遮拦。但其默认领袖群伦,已见取而代之以志。知当初未许自立,实以“时机未到”,而今借荣禄力挺乘势而起,足见李氏城府与担当不悖。

故曰李氏之“忠”乃忠于“数千年文物之邦”,而非一家一姓。李氏一生无一语道着“排满”,而“东南互保”卒章显志,其“三百年来伤国步”一语,微言大义,根底自在。李鸿章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然自梁任公为其立传翻案至今,历史真相渐显,时人不再以“二元论”简单给历史人物贴标签。总之,若其“遗诗”不伪,或可一睹一代名臣李中堂之真面目。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李鸿章传[M].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
- [2] 雪珥. 李鸿章政改笔记[M]. 北京:线装书局,2013
- [3] 高拜石. 南湖录忆(第1集)[M]. 台北:达昌出版社,1965:332-333
- [4] 于东来. 李鸿章传[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475
- [5] 苑书义. 李鸿章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03-404
- [6] 陈锡祺. 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1:206

(责任编辑:刘鑫)